

寻味宝丰

老家的三叔突然去世了，亲人们聚在一起准备殡葬的事，需请先生点穴、打墓。大家突然想到三叔家那祖坟地有麻烦，那块地种的高粱有半人深了，是同村王某家的承包田，三叔家与王家从祖父辈结下了冤仇，磕磕碰碰对头了几十年，早已老死不相往来。这要占了人家的地皮，毁了人家的庄稼，人家要是不答应，那可是个棘手的事呀！

于是，三叔家人便央求村上威望高的中人去说合。中人跑了好几趟，也送了几千块钱的利市，说是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老辈人的恩怨这辈人也该撇过来了等等。但任凭中人的唾沫星子乱飞，对方一句囫圇话也没说就送客，临到大门口撂了一句话：“老辈子规矩咋着就咋着吧！”这句云里雾里的话，让三叔一家亲朋摸不着头脑。

在搭起灵棚的院里，远亲近邻都来了，见人们议论揣测这高粱地和两家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，远房九爷说：“要想知根知底，得一层层细说，这是秫秫地里结下的孽果，两家斗了几辈子了。”

高粱，在宝丰当地人称为秫秫。它是在清明前后播下种子、中秋前后收获的大秋庄稼。若论庄稼在地里的高矮，也就是玉米和它了。高粱因是高秆作物，不怕涝，根又扎得深，也不怕旱。高粱根系是所有庄稼中最发达的，半腿深时长得更快。一场夏雨过后，你来到高粱地边，就能听见“吱呀吱呀”的拔节声。

记得那时生产队种的秫秫大致有两个品种。种的最多的是高产的“密骨朵”，它的穗子成熟时是抱成一团的红，和莫言的《红高粱》里描写的一模一样。另一个品种叫做“黄罗伞”，它成熟时的果穗形似伞状四散开来，成熟的籽粒呈现橙黄色，饱满的籽粒压得低垂着，真像一把把撑圆的黄罗伞。

在艰苦的岁月，秫秫从根到梢都是宝。秫秫根儿，人称秫秆圪坨，人们在犁完的地里敲掉土块拾掇回去，是烧火做饭的好原料，耐烧还火旺。秫秫叶子，在结穗后已被人们刷了两三遍，头遍叶嫩，是生产队喂牛喂羊的好饲料，得上交生产队记工分，后两遍可由社员们任意刷下来背回家去，做个笼箕，手巧的编个小蒲团垫在木墩上，坐上软软的，很舒服。秫秫秆则是织箔的上好材料。秫秫穗成熟时，劳力们围着破布衫，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把秫秫秆挽在怀里，另一只手举起镰刀狠劲地向根部扳(pan)去，然后放倒堆成一小捆状，妇女们在后面用薄片的钎刀扒去穗子，收工后将穗子再运到场院脱粒，剩下的秫秫秆便放在地里任它风吹日晒了。

等秋庄稼都归仓了，人们才把秫秫秆捆成捆小心翼翼地拉回家，靠在院墙根边，冬闲时，这一捆捆的秫秫秆被打开来，除去尚存的枝叶，一根一根拾掇得干干净净，便准备织箔编席。

俺村后街王家远支的王老二世代农家耕作出身，学得一手编织的好手艺，远近闻名。入冬后的夜晚越来越冷，没有电视的年代，农村格外冷清，有的农人便早早钻入被窝取暖睡觉，但勤快的王老二却忙得一头汗水，他把胳膊粗细的木杠弄到当院，趁着清冷的月光，横着搭起台子，织起秫秆箔来。织箔用的细麻绳是家里人一晚一晚早就用“箔锭子”捻好的。王老二哼着小曲，把秫秆一根一根放上去，再用砖(石)头系了四五道经线，就这样织成一领又一领的箔。

箔在农耕年代都是家家户户必用的物件。这箔可做房间隔断的“箔篱儿”，可做囤红薯干的“茨子”，可做草房瓦屋修造时房顶的里子，还能做晾晒其他农作物的底席。生产队特意种植的“黄罗伞”，秆子柔韧且直，紧挨穗子的那一截箭杆一样的葶子，秆下来可扎锅箅、编筐篾、编馍篾。

王老二手巧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，他除了编筐篾、编馍篾、织箔，还可编鸟笼子、蝈蝈笼、蛐蛐笼什么的。农家梁上挂的，锅上盖的，桌上摆的，椅子上垫的，床上铺的，胳膊上挎的，这王老二是挖空脑子变着花样儿做，赶着会集儿去卖，换些零花钱。农活松了就开始编编织织，有时装个病不想上工了，关上大门在自家院子里鼓捣私活。庄上人说，这王老二把手艺当生意做了，看人家一家人吃花卷、穿胶鞋、打小伞，烧得不像三儿，咱算是百无一用。唉呀

一声，都眼馋了。

一声，都眼馋了。

“黄罗伞”秆子皮薄又结实细腻，王老二在墙院里早已碾成了一条条细细的篾片，编成一领领席子。这席子夏天可捞来拉去地歇凉，又可翻过来晒粮食。他编的篾席有红秆青秆掺和织成的花样图案，铺在新郎新娘的婚床上，翻过来好看，翻过去也好看。特别是“黄罗伞”的穗子脱粒后的毛子，王老二扎成笤帚、扎成刷子，支棱刷挂，都说泥河樊庄子上的王老二编织货手艺好，庙会上集市上抢手不说，还常有人寻到村里来买。

运动来了，王老二成了挨批对象，有人举报他是投机倒把分子，被挂上牌子到各村游街。游街完了，又被拉到村群众大会上批斗。有天晚上是月黑头，村上有几个“恨人富、笑人贫”的二蛋货们趁机对他拳脚相加，打得王老二不停地“娘呀、大呀”地叫，卧了半个月的床。王老二思来想去把心里的恨，全都集中在前街三叔家，说是两家几十年的世仇，肯定是三叔家人暗地里使的坏、告的密。平时两家本就不对付，见面不是绕道走，就是三眼瞪两眼……。这老辈人的孽果，后辈人就这样子无可奈何地吃下了。

三叔是个本分老实的庄稼汉，三婶却是过日子的精细人，是个拿得起、放得下勤俭持家的好手。单这最难做饭的秫秫面，说黑它不算黑，说白它

不白，说红它也不算红，用石磨拉下来，无论过上多少遍箩，都是粗拉拉的感觉。用它和面，松散，放在案板上很难团成团，面条是擀不成了，只能蒸窝窝头。但三婶用它掺和小麦面粉烙饼，加上猪油、葱花、盐，烙熟后趁热吃，满嘴都是香。我吃过许多次三婶烙的秫秫面馍，那印象至今忘不掉。

秫秫籽粒还是酿酒的上好原料。当年，“宝丰大曲”每瓶一块七毛五时，我曾被三叔派到城里去拿秫秫换酒。我骑个破洋车，带了半口袋秫秫，到城里仓巷街的老酒厂，换了两瓶压盖大曲，三叔用它招待村上批宅基地的大队干部了。

我家和三叔家虽是远族，但走动得近，深知他家和王老二家在村上也都算是厚道人，咋会有

那么深的疙瘩解不开呢？九爷说，这还得从远年的秫秫地里说起。

村上的老龙沟是从西南岭上逶迤而下的一条小溪河，流到岭下，就成两岸高高低低的洼，老人说这是淹死蛤蟆地。夏秋雨季一来，那地里就东一片西一片成了泥沼。一脚踏进去，泥水能淹到不老盖(膝盖)上面，小蝌蚪在水面游荡着，小蛤蟆蹦来跳去，大癞肚子蛤蟆冷不丁会跳上人的脚面，把小孩子们吓得心惊肉跳。

这块地有二百来亩，分属两个生产队，经常种的就是高粱。往南乡的大道在地边拐个大弯，中间有一块高岗，长着几棵老柏树，零散着不少坟头，有几个坟头埋在高处，还有半截石碑。当高粱窜得一人高时，便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我们上高小时上学、放学的路就紧挨这块高粱地，路边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头，从没见过后来人上过坟。据老人说，这座坟里埋的是大坏蛋樊坡，土改时被民主政府枪毙了。这人欺男霸女，心眼歹，头顶长疮脚底板流脓，算是坏透了。枪毙后，埋到路边，千人踏万人踩的，也算是遭到报应了。

说到樊坡，是陈年旧事了。旧社会兵匪祸乱中原，豫西一带土匪踞将很多。这樊坡是个不安分的人，和土匪踞将们暗中来往，弄了几条枪就打打杀杀，卖过票子，半道上劫过道，手头有钱了翻盖新院子，愣中(相中、看上)了隔墙王老二家那五尺宽的胡同，却被王老二断然拒绝了。于是樊坡记恨在心。

这天，王老二的爷爷赶着发情的草驴去南乡找叫驴拴狗，过了老龙沟，一路上哼唱着头天晚上看戏的戏文：“有为王坐朝廷是多么的不幸，不是下雨便刮风……”一边“哦哦”的赶着驴，打从那块高粱地头经过。这驴一见绿盈盈的秫秫叶子，挣脱缰绳，窜进地里就要啃吃庄稼，忽然从地里伸出两支枪来。(下转第四版)

红高粱

樊玉生

